

流行色

孟晓云

北方文艺出版社



109075

I25
1761

流行色

孟晓云



北方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冬 至 天 明

封面设计：张延宁

流 行 色

liu xing se

孟 晓 云

北 方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省文联铅印室 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2 14/16·插页2·字数265,000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20,101

ISBN 7-5317-0195-2/I·196 定价：3.90元

目 录

还是那双眼睛·····	1
面对着时代的挑战·····	14
圆·····	29
山村的呼唤·····	39
《山村的呼唤》采访手记·····	49
普通人·····	59
穿白大褂的小人物·····	72
胡杨泪·····	83
春城的一场暴风雪·····	108
天空与大地之间·····	117
一粒砂，又一粒砂·····	141
一个市委书记的独白·····	159
一个四十岁女人的感情经历·····	170
引力·····	192
流行色·····	202
另一种生活·····	215
多思的年华·····	228

我们与你们	285
你在哪里失去了他	361

还是那双眼睛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因此，诗人和画家都极精细地描绘人的眼睛。

三十六年前，著名作家周立波曾经这样描写过王震同志：“象八路军所有的身经百战的将军们一样，他有一双好眼睛，在原野里看得非常远。”

是的，一个将军，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没有远见卓识是不行的。

我们破坏了一个旧世界，这还不是目的。我们要建造一个新世界。这时候，有些人的眼光变得模糊，黯淡，失去了当年的锐利。

王震将军还是那双眼睛。他看到了历史的巨大转折，看到了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种新形势。他仍然是一位将军，但是他的军团变了。他率领着铁道兵、军垦大军，历尽艰辛，走遍了祖国的高山、沙漠和荒原……

而知识分子，则始终是王震的朋友，是向新世界进军的王震兵团的依靠力量。

硝烟未尽，炮声在耳，王震率部挺进新疆。一路之上，他花了很大精力做了两件事：收罗人才，收罗书籍。记不清他找多少人谈过话了，各业专家，教授，留学生，甚至刚刚俘虏过来的国民党的技术人员。王震总是一句话：“走，跟我们上新疆！”虽然仗还在打着，他已经想到明天。他是去开发新疆建设新疆的，他要办纺织厂，钢铁厂，农学院，他需要人才。

“这些人是国民党哩！是旧……”

“怕什么，他又不是党棍，是搞技术的嘛。用！”

这种争论，先是发生在王震和他的部下之间，到了“文化大革命”，“招降纳叛”一词突然时髦起来，竟变成了王震的一大罪名。但是，一座座毛纺厂、钢铁厂、农学院，第一次矗立在新疆的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才也随着物质财富一起生产出来了。这是多么好的回答。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后期，王震心里总在想着一件事：定为右派的人，也要给个出路。有些人是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还是有用的。可以到农垦部门来嘛，我们有能力、有力量收容他们。于是，许多人到王震的兵团里去了。艾青就是其中的一个。

……北去的列车，在暗夜里隆隆地行驶。车厢里多闷哪。艾青一眼扫过去，全车都是军人，只有极少数几个人身着便衣。这是王震的部队，正在向黑龙江进发。艾青好象是糊里糊涂就上了这趟列车的。不，当然不是。生活有时候象落差很大的河流、瀑布，急转直下，容不得人们细想。现

在，伴着列车单调的节奏，艾青陷入沉思。

一天，他正郁闷无聊，在公园里看人下棋。忽然有位同志来找他，说王震要见艾青。一见面，王震就说：“老艾呀，我又爱你又恨你！你是不反对社会主义的，你是拥护真理的嘛！离开文艺界，你到我们那里去吧。”王震指着地图说：“这里是密山。怎么样？”第二天，王震又到艾青家里来动员艾青的妻子，指着满屋子的书说：“把这些营养品都带去，书架也带上，北大荒需要文化。”

艾青就这样登上了北上的列车。是王震对他特别垂爱吗，艾青搜寻往昔的记忆，这么多年也就见过两次。南泥湾，花篮的花儿香，劳军大会。艾青朗诵了一首诗。什么诗？唉，全忘了。王震讲的几句话还记得，他说：“毛主席说，延安来了一些名流学者，需要维他命。没有维他命，眼睛就近视了。”是这个意思吧。再一次就是一九五四年，艾青从南美洲回来，王震请他去。见面之后，王震说：“我在大兴安岭看到的景色真美呀，我想到你了，我想若是艾青来，该写出多少好诗啊！你到铁道兵来吧，全国只要铁路能通的地方你都可以去。我给你一部车子，一个秘书，你去不去？”谈话间隙，艾青从桌上的一摞书中发现一本《艾青诗选》，他随手翻翻，只见里面划满密密的圈点。扉页上是王震写给儿子的“指令”，也记不清了，大约是说：凡是我打了一个圈的，你们要熟读，会朗诵。打了两个圈的，你们要会背。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打动诗人的心了。艾青心里发热，王震将军爱我的诗，也爱我。

就见过这么两回。

……现在，列车到达哈尔滨了。月台上有车来接。艾青很诧异，问道：“是谁让你来接的？”回答是“王司令员。”戴着右派帽子的艾青，眼睛湿润了。

列车继续向前。快到牡丹江了，突然广播里喊道：“艾青同志，请你在牡丹江下车，站台上有人等你。”

艾青惊呆了。他知道是王震在等他，可他不敢立刻站起来。整个列车的人都惊愕了，原来大“右派”艾青就在本次列车上！他怕暴露自己。他是用“搞农业的”身份打掩护的。过了一会，艾青装作上厕所的样子朝前走去。一个车厢又一个车厢，那车真是长啊！到哪里去找王震呢？终于找到了播音员，她着急地说：“你就是艾青呀，还不赶快下车。”正说着，列车一震，“咣当当”的一声，车开了。艾青终于没能见到在月台上等他的人。

一个与地富反坏连在一起的人，一路上受到一位将军这样的照料和保护，铁石心肠的人也要感动，何况是一个诗人。他们没有任何私交，一个是诗人，现在倒霉了；一个是读者，依旧赫赫有名。但是在王震眼中，这位倒霉的诗人，仍旧是中国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在密山，在向荒原进军的动员大会上，王震站在一辆卡车上说：“有个大诗人，艾青，你们知道不知道？他也来了，他是我的朋友。他要歌颂你们，欢迎不欢迎啊？”

数月来，艾青一颗仿佛悬吊着的心，在一片“欢迎”的轰鸣声中，落到了完达山的土地上，安稳了，开始了生命的新旅程。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王震将军见过的人多啦，伟大的，渺小的，有功的，有罪的。他知道爱什么人，宝贵什么人。人民需要的人，党的事业需要的人不应该爱么？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贝，革命需要他们，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离不开他们。历史赋予共产党人的重任，使王震将军具有这样的战略眼光。

早在战争年代，王震的部队里就聚集了许多知识分子。每逢他们上前线，王震总要给师团打招呼：“好好照顾，可不要把我们的‘墨水瓶’给打烂了！”被王震称为工农化了的知识分子刘亚生，是北京大学毕业生，难得有这么一个，将军破格提拔他当了政治部副主任，而当时许多红军战士不过是连级干部。王震敢作这个主，凡是高中毕业生，一参军便是连级待遇。人们说，这是王胡子的“土政策”。三八式的干部讲怪话了，王震操着改良了的浏阳腔说：“人家高中毕业不容易哟！要毕业多少次呀，要初小毕业，高小毕业，还要初中毕业，你去念个试试看！中国文化落后，读书人可贵，我和贺老总都喜欢文化人。知识这东西很宝贵呀！”可以说，从战争年代起，王震就在收罗人才，储备人才。看不惯的人有，提意见的人也有。王震对随军记者杜鹏程说：“你给我找一份文件，叫《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杜鹏程问：“你干什么用？”王震说：“我要在会上给大家念念。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我的发明创造，党中央文件上早就讲过的哟！”

只有无产阶级才有这样宽阔的胸怀。他用他的爱温暖着不止艾青一个人。作家丁玲，歌唱家张权，至今怀着感激的

心情想着王震将军，因为在她们曲折的人生道路上，将军曾经伸出了有力的大手，搀扶过她们，使她们刚强地面对人生，在困境中仍然保持着坚定的信念。

早在一九三六年，丁玲就认识王震。第一次见面，王震热情极了：“听说来了一个女作家，欢迎！欢迎！我们这里都是武将，没有文人。我们非常需要作家。”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大散会时，丁玲挤在人群中，王震将军忽然喊她，笑着说道：“你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读过了，写得很好。”女作家惊诧了，没有想到象他那样的武将，军务繁忙，会有时间读她的小说，她感激地对他笑了。可是在密山的会见却是一九五八年六月。时过境迁，丁玲此时已成为文艺界“反党集团”的首要人物了。她忐忑不安。将军严峻的目光中闪出一丝柔情。他对丁玲说：“思想问题嘛！我以为你下来几年，埋头工作，默默无闻，对你是有好处的。”他看了丁玲沉默着，便又说下去：“你这个人我看还是很开朗，很不在乎的。过两年摘了帽子，给你条件，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你愿意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这里的天下大得很，我们在这里搞建设嘛！”

一九六二年夏，王震在哈尔滨拜访了解放初期从美国归来的著名歌唱家张权。她是在北京中央歌剧院被划为右派后下放到哈尔滨歌剧院的。将军向她请教，兵团里唱歌跳舞的人，能不能转到歌剧院来。张权不敢回答。以她的处境她能说什么呢？她嗫嚅地说：“这我说不好，得问院领导。”王震直率地说：“你是专家，我就是问你！”张权这才坦然了，说：“行，兵团里有人才。”王震高兴了。没过多久，果然有

一批兵团的青年转到歌剧院来了。有谁知道，王震的拜访给了张权多么大的欢乐啊！

同年冬天，张权到北京开个人音乐会。周总理去了，王震也去了。演出结束后，王震对张权说：“快过年了，到我家来过年吧！”

在王震家的年夜饭桌上，将军对张权的孩子们说：“你们的妈妈当年从美国回来不容易啊，你们要理解她，不要背家庭包袱。”然后，又亲切地问张权：“你唱歌那天看见我旁边坐着谁哩？”

“看见了，你旁边坐着周总理。还有一个人，不认识。”

“那人是罗瑞卿大将。”

“你们三个人总在说话，好象没有听我唱。”

“我们正在讲你。我把你的情况向总理和罗瑞卿同志介绍了。罗大将很钦佩你的爱国思想，对你的遭遇愤愤不平。这时候，周总理特意叫人把自己的一杯茶给你送到台上去的。”

一杯茶，一席话，一颗心的跳动。永世难忘啊！这时，张权才感到，象王震将军那样粗犷性格的人，却有着这般柔和细腻的感情。

当你受苦受难，遭逢厄运时，王震坐立不安，大声疾呼，他总是牵挂着你；当你时来运转，政策落实了，日子好过了的时候，他把往昔的一切都当作过眼的云烟。整过他的同志，他早忘却了，有人提起，将军总是说：“哎，这个人还不错嘛！”王震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人，不记仇，不图报，心地象孩子一样的纯真。这是怎样一种高尚的情操啊！知识分

子爱他，不仅仅因为受过他的帮助，而且还从他身上看见了共产党人的美德。

王震爱知识分子，正仿佛将军之爱士兵。他望你成才，给你活力，为你创造条件，帮助你成就更大的事业。

一九五四年王震将军在北京遇见 杜鹏程，就问他：“你最近在干什么？”这位作家告诉他，刚刚完成《保卫延安》一书。

“坐在北京写不出东西来的。走，跟我到铁路工地去转转！”就这样，将军把作家拉进生活，带他一起钻隧道，跑桥梁工地，一呆就是十三年。沸腾的生活养育了作家，使杜鹏程的笔下涌流出《在和平的日子里》这样的名篇。

“张权，找我有何事，说吧！”

一九七七年张权被“劝”退休。这位歌唱家求告无门，只好回苏州原籍，跑了一年，户口落不上，进退两难。无可奈何，她找到了王震，可是一见面，话又说出口了。

“你找我准是有什么事，说吧。”

“王老，想告诉您，我要退休了。”

将军腾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乱弹琴！现在正是你施展抱负的时候，退什么休呵！”

歌唱家的眼泪流下来了，她象一个找到大人庇护的孩子，一下子把自己的委屈都倾诉出来了。王震忽而叹息，忽而激愤地说：

“你哪儿也别去了，就留在北京吧！把你的情况写一个材料来，我给你反映，你愿意在哪里工作？”

不久，张权就到北京歌舞团报到了。

王震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老艾，走，跟我一起去转转。”在三江平原，在新疆，王震一有空就拉着艾青到处跑。满天风雪，王震问了：“老艾，走不走？”当然走，头顶着风雪也走。到了一个水库，房子没有窗户，一条长长的炕。王震又问了：“老艾，我们睡一起怎么样？”艾青说：“我睡觉打呼噜。”“那咱们一人睡一头吧。”谁也说不清艾青跟着王震跑过多少地方，在那些不能发表作品的日子里，生活照样撞击诗人的心。两部长诗草就了——《踏破荒原千里雪》、《哈马通河上的朝霞》。多么美的名字，可惜这些作品全都遗失了。

这就是王震的爱。有时候你被他拖得精疲力竭，累得要死，想发牢骚；但事过之后，你觉得自己长了见识，增加了才干，出了成果，也懂得了王震将军别样的爱。

知识分子也爱王震。大凡与王震将军初交的知识分子，都有共同的感觉：一见如故。人与人之间，惟其平等相待，才能一见如故。华罗庚第一次见王震，两人一直谈到深夜，推心置腹，我忘了你是教授，你忘了我是将军。艾青身处逆境，王震依然朋友相待，从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率真之情，溢于言表。他曾经对艾青说：“老艾呀，你要是搞不好，我是要骂你的。等我死了你再写文章骂我！”发起火来也向艾青吼道：“你不要以为你是个大文化人我就怕你！”不，他们互相爱着，谁也不怕谁。一九八〇年王震要去新疆，一个电话叫柯岩立刻登程。老伴说，人家柯岩有心脏病。王震一瞪眼：“怕什么，我的病比她还重哩。”果然，从新疆回来，柯岩住进了医院。王震说：“怕是累的哟！”他让爱人去

看她，特地带去一张短笺：“我兹给你一个特别命令：必须服从治疗，安心养病。你为党工作的时间还长。”柯岩给将军的复信上写道：“司令员同志，你的命令已经下达，正在执行。我希望有人能给你下一道命令，因为你作为一个病员，表现还不如我！”王震读后，朗声大笑。对农业上的问题，王震多次请教农业专家金善宝。有一次请金善宝来家里吃饭，王震恭之于上座，上座是一把藤椅，平常是将军的座席。今年八月刚从三江平原考察归来的金善宝，讲起三江平原的今昔巨变，十分感慨。真是逢人便忆王震，当年豪气干云。

纵观历史，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个社会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标志。一个不懂得尊重自己知识分子的民族是愚昧的，一个愚昧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王震在自己的长期实践中认识到这个真理。共产主义是以消灭三大差别为目标的。无论士农工商，无一例外，都要进化为知识分子，这是几千年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整个人类的光明归宿。王震将军虽然工人出身，少时没念多少书，却从革命的发展过程中领悟到这一点。

在战争年代，他的马袋子里装满了打进城市后从敌人那里缴获的书。他那里书多啦。苏沃洛夫、库图佐夫的传记，《日日夜夜》、《毁灭》、《铁流》以及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等，堪称部队的小图书馆。战斗间隙，人们都来向他借书。王震喜欢文艺，有见解，曾经同周立波通信，讨论文艺方面的问题。他对戏剧也感兴趣。有一次，碰上拍

戏，他说：“导演是一门大学问，咱们看看去！”

行军途中，杜鹏程在看书，看完一页撕一页，王震很奇怪。杜鹏程说：“司令员，你的书有牲口驮着，我们的书是自己背着，背不动哩！”

“这是《安娜·卡列尼娜》呀，太可惜了！你放到我的马袋子里去吧！”

一九四八年八月的一天，王司令员正坐在马上读书，忽然，敌机扫射，马一惊，把王震摔到地上。通讯员追马去了，他却躺在原地，仍旧看他的书。战士们都笑了。王胡子却说：“笑什么，读书很有意思呢！”他有一种惊人的力量，在艰险的环境中，能把人们带进一种单纯的欢乐中去。

解放后，马袋子换成了一柜一柜的书。他常常站在书柜前，觉得面前展开一个广阔的世界，一个浩瀚的海洋，一个苍茫的宇宙。读书的兴趣更加浓厚了，范围也更加广了。政治、地理、历史、文学、自然科学，几乎无所不读。进疆途中，王震收罗有《中西交通史》，左宗棠在新疆的事迹，丝绸学；搞铁路，他钻研有关桥梁、隧道、工程地质的书籍；当了农垦部长，他又涉猎气象学、土壤学，干哪行，学哪行，总是那么有味道。近两年，王震趁动手术在医院养病之机，读了大量的近代史书籍，抽空也不忘翻翻《古文观止》。他特别推崇胡绳的新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花了四十多天时间，读完了这部七十万字的大作，说：“这部书讲了一八四〇年到一九一九年八十年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对青年人进行历史教育，了解帝国主义压迫，增强爱国主义观念以及社会主义观念和党的观念，都是很有裨益的，对这样

的学者，应该表示尊敬。”

他不是当年的王震了。年过七旬，一头稀疏的白发，行动迟缓了，但睿智的头脑中储藏了各种学问和知识。他比战争年代更加成熟，有阅历，也更加聪慧了。

不，他依然是当年的那个王震。一个视死如归、威震敌胆的带兵的将军！一个见困难就上、拔起脚就走的创业者！一个鄙视高官厚禄、对事业和同志怀着挚爱的革命者！

将军生平最厌恶养尊处优的官僚主义者。他曾经用嘲讽的语气说：“难道我不会作官？作官有什么，每天看看报，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听听收音机，干杯，然后批批报告：所拟甚妥。这种人是没有灵魂的！”王震是一个灵魂纯净的人。他身上有一种精神，是这种精神吸引了知识分子，感染着一切同他一道奋斗的人们。

一九八〇年秋天，王震重病后的第三个月，中央委托他到新疆视察。将军如同当年听到了战斗的号令，置孱弱的病体于不顾，立即奔赴新疆。

他挥着手，胸膛里沸腾着当年的一腔热血，一双眼睛闪着锐利的光芒，面对着成千上百的兵团战士，朗声说道：“我们的老祖宗历来屯垦戍边，在秦汉时，就是这么干的。这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把我们的边疆建设破坏了，令人痛心哪！我们的战士是燕赵韩魏慷慨悲歌的勇士，是一些既能生产又能打仗的老兵。你们要四海为家，要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去创造新的天地！”

台下，千百双眼睛在凝望着将军，千百双耳朵在捕捉他的声音。